



RICHARD HARRIS 著・羅福賜譯

密友之死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二一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七六

密友之死
DEATH OF A FRIEND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 1983

原 著：RICHARD HARRIS
譯 者：羅福賜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 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 1059 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莘·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瑞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余國芳

美術設計：黃玲玲·李純慧

校 對：曹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臺幣 110 元



RICHARD HARRIS 著・羅福賜譯

密友之死



RICHARD HARRIS 著・羅福賜譯

密友之死



當代名著精選 276

密友之死

主要人物表

路色斯·史婁柯 (Lucius Slocum)

——正直守法的老人，被薇安誣害。

湯瑪士·哈沙 (Thomas Hasha)

——律師。替亦父亦友的史婁柯報仇。

薇安 (Vivian)

——史婁柯的繼室。美艷絕倫，爲人貪得無厭。

瑪格麗·古凌恩 (Margaret Green)

——哈沙的女朋友。

詹姆斯 (James)

——年輕黑人，是薇安的小情人。

馬文·瑞爾 (Marvin Rail)

——律師。薇安的情人，並和她朋比爲奸。

史賓納 (Spiner)

——變態殺手。

伍菲 (Worthy)

——莫西湖區的警長，哈沙的朋友。

維諾 (Wicknor)

——史裏柯的辯護律師。

萊姆 (Lime)

——私家偵探。

1

素淨的松木棺材即將昇入墓穴。哈沙對著它多看一眼，然後轉身離去。他走得很快，步履蹣跚，好像隨時會倒下。

瑪格麗趕上去挽著他手臂。『事情已經過去了，』她柔聲地說。『他們再也傷害不到他了。』哈沙停下腳步，拉開她的手，茫然地看著她。除了那些仵工，就只有他們兩人。事情發生之後，他知道老人生前的朋友都不會來，所以沒有請葬儀社。

『現在你可以繼續過自己的生活了。』瑪格麗說。

他猝然離開她，以踉蹌的步伐，匆匆踏上濕潤的草地，穿過那畦遍佈落葉而雜亂的地方。昨夜幾乎都在下雨，而現在天空一片灰濛，沒有雲，沒有一絲陽光。

『湯瑪士！』她的叫聲劃破早晨的寧靜。

他知道自己的離去有點戲劇化——都快四十的人還像小孩一樣——但他要離開，他實在看不下去。

『湯瑪士！』

哈沙頭也不同，走到墳場對面的小路，那裏停著柩車和喪家家屬坐的黑車。他們會由大馬路送她回市區，而他要沿著後面那條人車罕至的路走上一段。他需要一個人靜靜。

『和解！』他高叫，聲音扭曲，字句堅忍。沒有和解，不會和解！

他不知道將老人安葬在這裏對不對。有太多回憶，太多遺憾，太多痛苦了。老人竟然沒有交代如何處理他的後事就猝然去世。薇安一定毫不在乎，她甚至不接聽哈沙的電話。基於他自己個人和感情的原因，他做了決定。他會來這裏憑弔，他覺得這是個安詳的地方——毫不起眼，古舊，透著濃郁哀愁的郊外墓園，是一個理想的安息之所。當瑪格麗問他何以要選這地方，他說只因為老人的元配瑪莉，現在她可以長眠於丈夫的身畔了。

哈沙很少想起她，她去世將近卅年了，和他父母在同一輛車裏遇上交通意外，那年他才十歲。老人只有一次對他談及瑪莉——兩年前，一個像這天一般的秋日。當時他們在釣黃鱸，老人穿著舊的燈芯絨上衣，戴著愛爾蘭毛帽，嚴肅的長臉罩著一層哀痛，出神地盯著釣線的落水點。驀地他抬頭仰

望，並且轉頭凝視他那幢圓木小屋前面的木板長堤。湖邊長了許多松樹，木板堤伸出湖面很遠。接著他輕輕搖頭，自個兒微笑著說：『我想我聽到瑪莉——叫我吃晚飯。我老了。』那時他剛過七十歲。

哈沙忽然想起，那邊沒有花，接著又揮去這念頭。葬儀、頌辭、祝禱、唱詩、眼淚、鮮花——都是塵俗事。他笑自己世俗。不過他依然感到不安，因為他什麼也沒做，甚至沒有說一聲葬的是誰。他會買些花放在壇上——一大束新鮮的雛菊，老人生前最愛的。他善良，靦腆，保守，並且有嚴謹的修養，生前只有少許放縱的時刻——照顧湖濱木屋旁邊的庭園，在可怕而又奇特的紐約街頭照些奇怪的相片，不然就是由鬧市來到這裏，在黃昏時垂釣，尤其是過去兩年，經常這樣來彌補他的創傷。

哈沙走進蕭瑟的樹林，心情好了一點兒。他放慢腳步，走得比較自然。他知道瑪格麗會看著他直到消失於樹木之間，心裏想著她的目光不知是否會令他不自在。好像難以置信——如今老人已逝，剩下她是他唯一所愛的人——他也曉得這是事實，但他必須離開她。他要獨力應付他們。

他沿著路徑輾轉，看見山腳下的湖——水面黑暗可怕。那裏只有兩幢別墅，一幢是他的，一幢是老人的，就在湖兩邊遙遙相對，可是從這個位置却一幢也不見。也許他該留下來住幾天，慢慢回憶。他蹙著眉——但願能不同憶。他離開小路，穿過樹林走向通到他別墅的下山小徑。他要先在屋裏停留一會兒，然後到木屋去。那邊會使他的恨意及決心更深更牢。

屋子裏面比外頭陰冷潮濕，哈沙雨衣還未脫下便打寒顫。他點著了瓦斯暖爐，將火力調至最高，

接著又點燃了壁爐，裏面的木條是他上次離去以前放置的，究竟是什麼時候——兩週、三週以前？他忘了。因為太入神，點火的引子燒到指頭，他叫了一聲，馬上將引子丟進爐裏，隨即跑去打開冷水流沖傷處。痛楚減輕了，他從衣櫥取出一件愛爾蘭漁人毛衣，攤開晾在向壁爐的椅子背上，好將濕氣烘乾。他斟了半杯威士忌，不加冰塊，然後站在火前取暖。

哈沙不曉得他在面向壁爐的大椅子上坐了多久——一個鐘頭，也許兩個——後來他聽見關車門的聲音。瑪格麗來找他。廚房的後門開了又關，他聽見她的腳步，接著又沉靜無聲。

『我原先想走回村子裏去，』他說，沒有回頭。『可是來了這兒。我想妳會知道我在什麼地方的。抱歉！』

『你現在要回市區嗎？』

她走向爐邊，他看她一眼，聳聳肩。

『要留在這裏？』她問。

哈沙再看看她，顯得有些詫異，馬上又覺得不應詫異。她一定曉得，也許該說她一直對他瞭如指掌。『是的，』他說。『要喝點什麼？』

瑪格麗沒有回答，逕自走向廚房。他聽見斟水的聲音。『蕭立圖的案子怎麼辦？』她在裏面說。

『妳接手吧。』

『他不會喜歡的。』

『他什麼都不喜歡。』

『他只要老闆，不要助手。』瑪格麗一邊說一邊走進來，坐在另一張大椅子上，面向他也向著壁爐。

『打個電話給白連法官說我病了。他會瞭解的，每個人都瞭解的。』

『不，他們不會，』瑪格麗盯著手中的酒杯。『沒有人會瞭解的，他們全會相信你真的病倒。』哈沙突然站起來。『真的嗎？』他臉向著她，好像當她是證人臺上的人。

『是的。』她啜一口威士忌。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兒。後來她說：『制度如此，對不對？』

哈沙很不耐煩，他害怕會失去自制力。

『最後你會發現一切都錯了，一直都在錯，』她說。『許多事情和表面不盡相同。』

他茫然若失，只能點頭，希望她不要再說下去。此刻不宜談論這些，他們應該談些日常瑣事，或者回憶老人的過去。但哈沙知道事情發生後，那已經不可能了，空說或是閒談都於事無補。

他覺得瑪格麗在害怕。他看著她，她也正在望著他。他討厭這樣。雖然生活上他們很親密，她有資格去留心他，爲他設想，瞭解他，可是他還是憎恨。他們忽略了他本人的權利：不被干擾。

『什麼事？』他敏感地問。

瑪格麗靜靜地看著他，然後搖搖頭。『沒什麼。』

哈沙儘量忍住氣。他知道自己怒意在騰，很可能會爆發出來，會向她大吼或者說出重話。『憋著比說出來更不好。』他告訴她，並將手中的酒一飲而盡。

她還是無言，仍然看著他。他逕自站起來走去斟酒。他回來坐下之後，她輕聲說：『好吧，湯瑪士，我是在害怕。』

他裝出詭異的神色。『怕什麼？』

她遲疑一下，說：『你。』

『真荒謬。』他說。他早知會如此，她太瞭解他了。他不喜歡這樣。

『你內心深處有一種狂怒，』她聲音微微顫著，繼續說。『這令我擔心。』

他盯著火焰。

『我不知道你因何會這樣……，可能因為失去父母——』

哈沙趕緊揚手阻止她說下去。『妳在擔心我？』

她嚇了一跳。『我沒有想過，但我猜是的——有時。』

『就像現在？』